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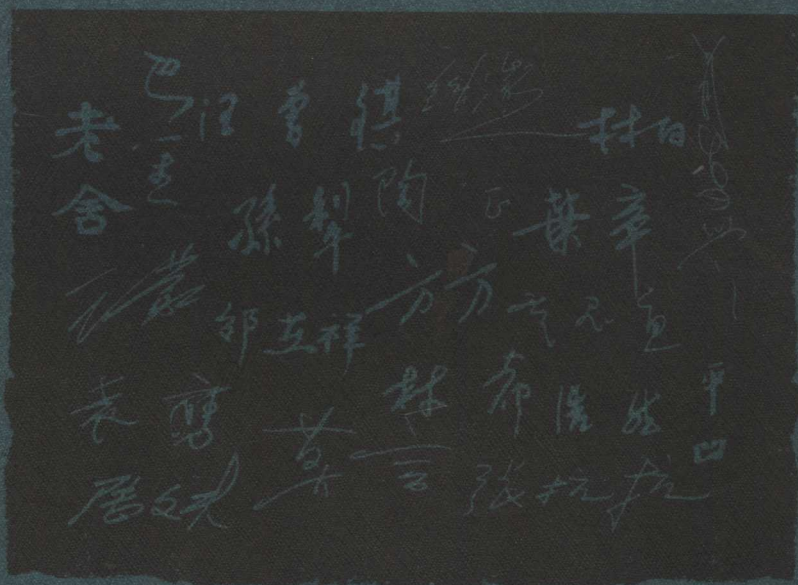


北京文学
1950~2005

《北京文学》55年典藏·散文随笔卷

遗失的日记

刘恒 / 章德宁 / 主编



同心出版社

55

北京文学
1950-2005

北京文学五十年

遗失的日记 散文随笔卷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失的日记: 散文随笔卷/刘恒, 章德宁主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北京文学》55 年典藏)

ISBN 7 - 80716 - 162 - 0

I. 遗… II. ①刘…②章…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791 号

遗失的日记: 散文随笔卷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 100734

电 话: (010) 65298603、65298683

E - mail: txcbzbs@bjd. com. cn

印 刷: 北京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 印张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庆祝北京市文联成立 55 周年暨《北京文学》创刊 55 周年系列

活动组委会主任:吕浩才

副主任:陈世崇 陈志强 黎 晶 索 谦 张占琴
毕 昆 李 青

顾问:陈 模 宋 汎 马玉田

《〈北京文学〉55 年典藏》编委会名誉主任:林斤澜

编委会名誉副主任:

李清泉 浩 然 赵金九 陈世崇 朱述新

编委会主任:黎 晶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迅韬 刘 恒 刘霆昭 李清泉 吴双明
杨晓升 孟亚辉 章德宁 傅用霖 傅雅雯
蓝春荣 解玺璋 谭 谊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责任编辑:蒋爱民

北京文学55年

序

上下

林斤澜

遗失的日记

我与《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一个单位里相处多年，现在出55周年纪念文集，叫我写几个字。正好遇上“高温天气”，我又是“高危人群”，戏言“天人合高”，也无可推辞。

拿过文集选目一看，觉得有些年头选得多，有些年头没有选什么，回想好些年单位里的“上下”，竟也杂乱。我不知道编辑部在干什么，想来他们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我不能“编”大事记，也不能“辑”年表，就是一般的叙述也困难重重。

我当《北京文学》的主编，也只是20世纪80年代一段时间。那是闭关锁国多年之后，“开放”开始，外国思潮不分先后都是时鲜，随时水涨，随网上来。

“一会儿，满刊物的意识流。一会儿，编辑部里全是人与人不可理解，世界荒谬。一会儿想入非非。一会儿寻根……可就是生活还是‘泥河一样流’，文学的时尚，与生活的真实脱节。”

偏偏脱节的同时，叫人睁眼看见“一元化”的“皇历”翻过去了，闭眼也觉出来多元的气象，探头探脑而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也要与世界接轨。

世界早已思潮万千，策略万变，昨日恍如隔世。我们做美梦的，做噩梦的，都若梦中惊觉。究竟清醒没有？问谁呢？全知全觉的死了。

最好不说话，如果非说不可，最好说点陈年八代。

陈年八代的意思是：不定哪个年代听说的，至今也还听见，也还听得过去。可见会有些道理，起码比生吞活剥的顶用。

这些话里有一句话说：办刊物，就是出人才，出作品。这两“出”是一句还是两句，都有理由足够解释。不过没多少意思先放过一边，行文还是力求简略“为荷”。

《北京文学》一度停刊，先后总算“存活”了五十又五年，“变幻大王旗”也若干次。现在出作品选集，不免经年作难。有的年头选不清，推给篇幅限制，“存目”备考。有的年头推一个“代表”也难。就有“代表”在别的年头曾是“毒草”，又在别的年头“平反”，现在的年头又数他“帅”。

现在虽说“多元”，但“一元”派头还有皮有脸，还“唯我独革”。选家总要代表刊物要“多”，又总要有自己的“一”。要说“多”包涵，又要把自己的“一”押上去。还要在“多”中，看见有几分之“一”是自闭，直至自绝。

20世纪初，有一个大作家上教座说：“小说上官场吃不开，不能换个科长当当。小说上市场也没出息，不能够万儿八千的花花。小说顶多做做敲门砖，敲开了官场市场的门就

放下。”

慢着，这位大作家在上世纪初，怎么说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不忙。今天的我们，不是在说小说没人看了。看完没看完就塞字纸篓了。小说随便写了。写什么算什么了。反正官场市场都不把小说当回事了。这一门古老艺术现今连个地盘也没有了。

上世纪初，大作家说得像今天的这个那个，并不稀奇。真正的稀奇在说到最后，得出结论……

不要着急。他说的结论需要慢嚼细咽。

……结论是人们不把小说当回事以后，以后放下，以后走开。小说路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几个人影子，这几个爱艺术。爱，放不下，走不开，于是小说有救了。

历来，救星出现在干枯的地方，在冷落的地址，在遗弃的地盘。历来，到哪儿来找救星去，就在本身，本身的生命力。

为这本身，人们流传出来两句名言：“离功利远了，离艺术近了。”这两句话里边没有多少理念，只不过道破事实。还有快人快语的快乐，要紧的是表现了一种不易表现的精神状态：把自己的前途都卖出去了，还犟着说：我愿意，我爱。

为这本身，又在陈年八代里“鹦鹉学舌”：“二出”——“出人才出作品”。

又把选集的多选少选，归到“二出”身上。

又把走开了的，出嫁他乡的，改换门庭的，眼见走向不归之路走向死胡同的，召唤回归文学本身。殊不知这召唤成了响亮的口号，成了文学运动。

这本选集上有栏目“文本典藏”。请出历史各个时期的文学标兵做本身的典范，请来当今的名家点评典范本身的标兵光彩。

我绕来绕去起了广告作用，却不能在请出的请来的中间，找出众口一词，议论一律，一口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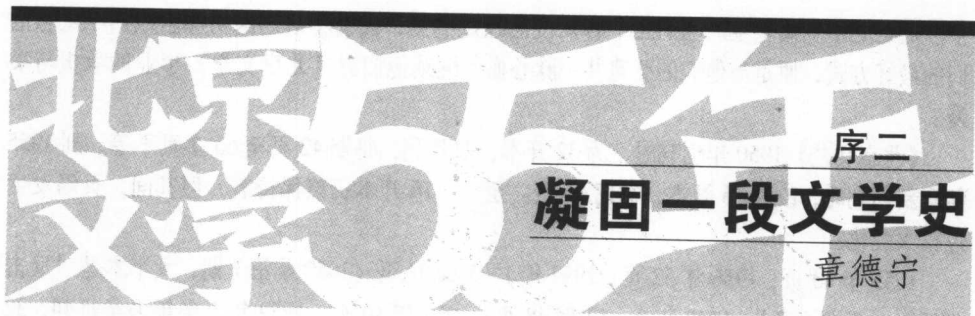
我只找出一些有关系的字，如美如爱如力……生命力、活力、原力，还有生生不息，诗的本质，和谐，梦幻，灵感，启发，奇迹……

我想在在都有道理。但必须只挑一个的话，我打算挑“爱”。因为这个字在过去，“脸上也挂着斗争”的年代，被拷问过血统、出身、经历，从受过的教育和吃过的奶，体无完肤，灭了。现如今又被媒体宣传，电视表扬，“广而告之”，“歌以咏志”，宗教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街头巷尾，打做招牌，俗了。眼见灭过，俗过。也眼见不灭不俗。忽然警觉，难道这个字也有“双刃剑”的性格。

现在比喻“双刃剑”也不少了。尤其在重要的发明上，关系着“大事”。我说的不过“小情”。“大事小情”，若出一辙。

这也是奇迹，宗教家说：“奇迹就是奇迹”。不加解释。我想必要加上猛然的感受，如同灵感：刹那兴奋，若出战栗。

2005年8月，北京。



序二

凝固一段文学史

章德宁

为编辑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我们忙碌在市文联资料室的地下书库里。在混合着霉味、土腥的空气中，《北京文学》几十年的合订本，静静地躺在高大、粗壮的书架上。由于编辑部多次搬家，更因为其间经历过“文革”，在杂志社已找不到全套的《北京文学》了。创刊以来的全套合订本，我这次才第一次见到。翻开泛黄、发脆的书页，创刊号上有彭真、郭沫若、周扬、梅兰芳的题辞；老舍、汪曾祺、王蒙、张志民、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吴祖光、张恨水、宗璞、林斤澜、韦君宜、管桦、牧惠、金受申、郭小川、杨沫……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竟是从五十年代起就经常出现在这本刊物上。仅凭当年如此强大的作者阵容，就不得不对这份有着55年历史的首都文学刊物刮目相看，起敬肃然！

《北京文学》的前身是《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

《北京文艺》创刊于1950年9月10日，是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新中国成立后创刊较早的一份文艺月刊。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说说唱唱》创刊于1950年1月，主编有赵树理。1951年11月，根据中国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北京文艺》停刊了，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部合并；直至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做出决议，《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其内容扩展，恢复《北京文艺》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创刊；主编仍为老舍，并一直担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难为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艺》一度停刊。1971年复刊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编辑部的老同志至今仍能记起郭沫若主动为《北京新文艺》题写刊名的往事。

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学》。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李陀、浩然、赵金九、刘恒先后担任刊物的正、副主编；1971年《北京文艺》复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间，未任命过主编，而称“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张志民和职业编辑谭谊、李清泉、苏辛群都当过《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主要负责人；80年代后的十年间，实行的是编辑部主任负责制；1993年开始，实行社长兼执行副主编负责制；1996年我担任社长兼执行副主编之前，陆续主持过《北京文学》工作的有周雁如、陈世崇、蓝春荣、傅用霖。一代代编辑家的胆识和睿智，辛劳付出和艰难突破，成就了《北京文学》半

遗
失
的
日
记

个多世纪的不息而生生。他们之中有几位已经过世了，我们将永远深切怀念他们。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便是与他们的英魂共一脉心血，继续他们对《北京文学》事业的承担与挚爱。

《北京文艺》1950年创刊时，为32开本，双月刊，每期42页至60多页不等。到1955年重新创刊时，改为16开本，每期40页。至今，16开本仍然保持着，但其间，页码发生过很大变化：

1955年40页；1956年52页；1957年1~7期52页（1957年第7期，大半本是“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1957年8~12期48页；1958年40页；1959年上半年为半月刊，32页，下半年又改为月刊，56页；1960~1964年56页（61年有好几期，纸质粗黑，粗陋如马粪纸）；1965年64页；1966年（连市文联资料室都没有，已不知其面目，据说到第5期就停刊了）；1971年12期~1972年12月，不定期，共试刊5期，88页、104页、80页不等，称《北京新文艺》；1973年~1994年，基本是80页；其中1973、1974、1975为双月刊；1995~1996年96页；1997年112页；1998~2002年120页；2003年改为半月刊，上下半月刊各为136页；2004年~现在，上下半月刊各152页。

明年，《北京文学》两刊的定价都是七元钱了，而整个的五、六十年代直至1978年，每期都只售二角钱左右。如1958年第10期，定价一角五分；1978年，每册二角五分；1979年，每册三角；十年后的1989年，涨到每册九角；1990年，每册一元五角；1994年，每册两元；1995年，每册三元；1997年，每册已经五元了。1998年~2005年，每期定价均为六元八角（《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每期定价七元）。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年来的栏目设置，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955年6月号的栏目：小说·散文/诗歌/说唱/评论杂文

1955年7月号：没有明确的栏目划分，只在题目后标注体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各类文字有11篇。

1957年5月号栏目：诗歌/小说·散文/评论

1957年7月号：不设栏目，只在作品后面标明；小说仅三篇，而“反右派斗争”的文字则有13篇。

1965年8月号栏目：民兵短歌/工农兵新作/工农晚会

1980年10月号，更名为《北京文学》，这一期，是小说专号。作家、作品阵容强大，汪曾祺的《受戒》，便是发在这一期上。同期作者还有张洁、李国文、从维熙、母国政、陈祖芬、孔捷生、锦云、郑万隆等人。

1999年主要栏目：今日写作/世纪观察/世纪留言/声音/思想/百家诤言/记忆/人物/旧文新读/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参考

2001年主要栏目：现实中国/作家人气榜/好看小说/天下中文/文化观察/新人自荐/真情写作/纸上交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一串枯燥、冰冷的文字，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鲜活、有生命的，

从中折射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京文学》的不断变化和历史沧桑。这是一段凝固的文学历史，沧桑与博蕴俱在其中。同时，令我们想起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名字和享誉文坛乃至震惊世界的名篇：1961年1月号上刊登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竟成为引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的一个导火索；至今难忘的还有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方之的《内奸》、邓友梅的《那五》、林斤澜的《头像》、王蒙的《风筝飘带》、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以及20世纪末那一组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文章。在1978年开始的国家级全国优秀小说奖、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中，《北京文学》获奖作品达到20多篇，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她以自己骄人的业绩，成为新时期文学披荆斩棘的实践者和繁荣发展的见证者。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窘和困难。所幸的是，《北京文学》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和市财政、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自2003年1月始，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直面现实，贴近读者，推崇名家新作、新人佳作，形成了以小说为重点，以报告文学为看点的刊物特色；2003年新创办的下半月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实践“好看、权威、典藏”的办刊理念，在栏目设置上力求“人无我有”，在选稿标准和出刊时间上力求“人有我精，我快”，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中的“名家评点名作”卷，便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文本典藏”栏目的结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套文集虽有六本、300多万字，分为中篇小说卷（上、下）、短篇小说卷（上、下）、散文随笔卷、名家评点名作卷，但仍无法囊括《北京文学》55年来的所有精华，不少获奖的作品也未能编入，而只作为“存目”“记录在案”。有几篇当年系按中篇发表的小说，此次因出版时篇幅原因，只能收入短篇小说卷。编选也只好到2002年，一是因为近两年的刊物毕竟容易找到，二是近两年的好作品已出过多种选本：《好看小说选》、《作家人气榜》、《现实中国》、《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等。

因种种原因，这套选集尚有不少疏漏、遗憾，敬请广大读者和文学前辈见谅。借此机会，谨向始终关心和支持《北京文学》的读者、作者和编辑前辈致谢！致敬！

《北京文学》已经走过了5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5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份杂志，则是将近六百期的积淀，摞在一起，有二、三个人之高。人们常说“著作等身”，而摞在一起的55年的《北京文学》何止“等身”？那是数倍于“等身”之巨啊！对服务于这份杂志的工作人员而言，那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尤其是飞翔的文学梦想，一寸一寸生命付出的无怨无悔，更有攀登人类精神高度、审美高度和人文高度的艰苦卓绝和执著。

55年，《北京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良好的文学传统。在读者心目中，她是一份关注时代、民生和人类心灵，品性高雅，张扬艺术理想的文学杂志。这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精神指向。

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能够如此地真正靠近文学，乃是我们的幸福。文学温暖

我们，文学照亮我们，文学滋养我们，文学感召我们。文学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文学使我们懂得敬畏、思考和感动，文学使我们富有，文学使我们拥有了一种忘我的爱，更使我们在平凡而致远中拥有一种童真般的高贵。这就是文学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5年前，在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0周年时，著名作家王蒙曾撰写文章《刊物比人更长久》。今天，我们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时，这句话仍然最能代表我们这些长期在这里工作的杂志社同仁对这本刊物最美好的祝愿——刊物比人更长久！

谨以本套文集见证你们、我们、他们的文学道路和理想。

谨以本套文集纪念你们、我们、他们的青春和不朽梦想。

2005年8月12日凌晨4点

北京50年

散文随笔卷

目录

序 上 下	林斤澜/ (1)
序二 凝固一段文学史	章德宁/ (3)
梅兰芳同志千古	老 舍/ (1)
秋色赋	宗 璞/ (3)
窑洞风景	吴伯箫/ (5)
石 子——病期琐事	孙 犁/ (8)
河湾没了	冯骥才/ (10)
旅栈邂逅	王英琦/ (14)
京华小品 (四题)	袁 鹰/ (19)
自白——我的日记	杨 沫/ (24)
忆魏东明	韦君宜/ (31)
漫忆大字报	叶至诚/ (34)
运动和“运动”	理 由/ (38)
与陌生人交流	铁 凝/ (40)
西安这座城	贾平凹/ (43)
过时的小包	唐 敏/ (46)
爱情嫩蔓上的一朵谎花	浩 然/ (50)
萧军遗嘱——父亲逝世五周年祭	萧 耘/ (88)
龙泉青瓷	季红真/ (93)
文边闲话	方 方/ (97)
顾城最后的日子	顾 乡/ (101)
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	于是之/ (149)
怜悯断想	韩小蕙/ (156)
大杂院	常利民/ (160)
林白散文二题	林 白/ (163)
唱片, 留住岁月	郝一星/ (166)
母亲笔记	斯 妤/ (174)
北京两题	肖复兴/ (178)
门	陈 原/ (182)

目录

散文随笔卷

作家生涯	苇岸/ (185)
女人的垃圾	杜丽/ (188)
真理点燃沉睡的灯塔	冯秋子/ (190)
恩怨	林希/ (193)
我本随和	陶正/ (206)
人体孵蛋	赵毅衡/ (211)
永远的五月	徐晓/ (217)
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	汪曾祺/ (231)
王小波的遗产	李静/ (233)
中学语文教学手记	王丽/ (235)
牛棚生活	季羨林/ (242)
柿子树	曹文轩/ (250)
叶辛情书	叶辛/ (255)
遗失的日记	张抗抗/ (274)
遗留在荒原的故事	陆星儿/ (280)
随想随写	邵燕祥/ (291)
眺望白银时代的星空	半岛/ (292)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刘再复/ (306)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	母国政/ (338)
大松心（外一篇）	刘进元/ (342)
刊物比人更长久	王蒙/ (345)
姑苏之恋	陆文夫/ (346)
病隙碎笔（六）	史铁生/ (350)
我心目中的季羨林	张曼菱/ (361)
一碗羊肉烩面与5万元红包	莫言/ (366)
我的教唱生涯	刘嘉陵/ (369)
世纪留言	巴金等/ (376)
附录一：存目	
附录二：《北京文学》获奖散文作品	

散文随笔卷

梅兰芳同志千古

老舍

遺失的日記

我们正在大兴安岭上游览访问，忽然听到梅兰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们都黯然者久之，热泪欲坠！我们之中，有的是梅大师的朋友，有的只看过他的表演，伤心却是一致的。谁都知道这是全国戏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心中悲痛，无法安排好我的话语。我只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这心酸意乱的时刻中，我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无法有条有理的讲话！

我与梅大师一同出国访问过两次，一次到朝鲜，一次到苏联。在行旅中，我们行则同车，宿则同室。在同车时，他总是把下铺让给我，他睡上铺。他知道我的腰腿有病。同时，他虽年过花甲，但因幼工结实，仍矫健如青年人。看到他上去下来，那么轻便敏捷，我常常对友人们说：大师一定长寿，活到百龄是很可能的！是呀，噩耗乍来，我许久不能信以为真！

不论是在车上，还是在旅舍中，他总是早起早睡，劳逸结合。起来，他便收拾车厢或房间：不仅把被子叠得齐齐整整，而且不许被单上有一些皱纹。收拾完自己的，他还过来帮助我。他不许桌上有一点烟灰，衣上有点尘土。他的手不会闲着。他在行旅中，正如在舞台上，都一丝不苟地处理一切。他到哪里，哪里就得清清爽爽，有条有理，开辟个生活纪律发着光彩的境地。

在闲谈的时候，他知道的便源源本地告诉我；他不知道的就又追问到底。他海人不倦，又肯广问求知。他不叫已有的成就限制住明日的发展。这就难怪，他在中年已名播全世，而在晚年还有新的贡献。他的确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每逢他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在登台前好几小时就去静坐或静卧不语。我赶紧躲开他。他要演的也许是“醉酒”，也许是“别姬”。这些戏，他已演过不知多少次了。可是，他仍然要用半天的时间去准备。不，不仅准备，他还思索在哪一个身段，或某一句的行腔上，有所改进。艺术的锤炼是没有休止的！

他很早就到后台去，检查一切。记得：有一次，他演“醉酒”，几个宫娥是现由文工团调来的。他就耐心地给她们讲解一切，并帮助她们化妆。他发现有一位宫娥，面部的化妆很好，而耳后略欠明洁，他马上代她从新敷粉。他不许舞台上有任何敷衍的地方，任何对不起观众的地方。舞台是一幅图画、一首诗，必须一笔不苟！

在我这次离京以前，他告诉我：将到西北去演戏，十分高兴。他热爱祖国，要走遍各

省，叫全国人民看见他，听到他，并向各种地方戏学习。他总是这样热情地愿献出自己的劳动，同时吸取别人的长处。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活，他给我们创造了多少新的东西啊！这些创造正是他随时随地学习，力除偏见与自满的结果。

他不仅是京剧界的一代宗师，继往开来，风格独创，他的勤学苦练，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的爱国爱党，为民族争光的热情，也是我们一般人都应学习的！

在朝鲜时，我们饭后散步，听见一间小屋里有琴声与笑语，我们便走了进去。一位志愿军的炊事员正在拉胡琴，几位战士在休息谈笑。他就烦炊事员同志操琴，唱了一段。唱罢，我向大家介绍他，屋中忽然静寂下来。待了好一会儿，那位炊事员上前拉住他的双手，久久不放，口中连说：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这位同志想不起别的话来！

今天我在兴安岭中，大草原上，也只能南望悲呼：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离开我们了，梅兰芳同志永垂不朽！

载 1961 年第 9 期

散文随笔卷

秋 色 赋

宗璞

尝见人形容春天，惯用十分春色几个字，果然呈现出一片花团锦簇的景象。便想，秋色比春色其实更要浓艳几分，若用十分秋色来形容秋天，原也是当得起的。

小时候在北方，家住在一片枫树林子里，林中参杂着松柏和槐树。每到秋来，绿枝红叶，交相照映，真是艳丽极了。有时靠在窗前，总奇怪晚霞怎么会离得这样近，想伸手拉它过来。后来到了云南，家住在一座小山上，和云南一般的山野村庄一样，那里林木葱茏，石径委曲，清溪淙淙，绕村而过。秋来时，一层深，一层浅，一层淡，一层浓的各种颜色，如同层云出岫，变幻无穷。往往是从远处望见树尖上一点黄意，便知道了秋的消息。

今年正当重阳，去官厅湖畔收秋，又得便领略了一番秋色，只是那丰富又有所不同。火车穿过重峦叠岭，停在了一湖澄碧旁边。下得车来，依着塞上的秋风走去，只见蓝天像冰似的略略透明，坦荡荡的大路，不知通向哪里。蓝天下，大路旁，有一片火红的树林，红得那样深厚，那样凝重，从未见哪一树春花有这等颜色。红树林背后，是向日葵田，风过处，摇曳起一片金黄，衬托得红的特别红，蓝的分外蓝。那近山远山，更如牙雕石琢一般，显得说不出的英挺劲拔。因为好奇，径自奔了红林而去，要看看它怎么能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到了跟前，见是一片杏树。一群白羊在树下嚼着落叶，因人来了，便踩着满地娇红往小土坡上跑去。同来的伙伴不觉赞叹道：“满园秋色关不住，这也算是塞上一景罢。”

然而秋色也还在别的地方。我们在花生地里劳动了几天以后，就开始了“溜地”，就是在收过的地里，捡那些遗漏的财宝。村子里的一位老白大叔赶着三条牛在前面翻地，我在后面跟着。发现一个小白点儿，就高兴得不得了。有时眼看一颗花生落进泥土的波浪里，便连忙把它刨出来。捡着、刨着，清晨的寒意早不知哪里去了，只觉得在这没遮拦的田野上，老白大叔、牛，和我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阳光十分明亮，鞭梢儿和牛角尖上都似乎涂抹着喜洋洋的色彩。于是忽然得了两句诗：“扫却晓寒轻，拾得秋色重”。不是么？每一颗，每一粒都是辛勤劳动的果实。拾满了的筐子虽然未必有多少沉重，收获的欢欣却是有分量的。红的甘薯、黄的土豆、白的花生……每年这绚烂的秋色，来得何尝容易呵。

然而秋色又还在别的地方。夕阳西下，变幻的晚霞照得银灰色的旱芦苇闪闪发光，成为一片通红的光亮的海。这中间，有一点最红的颜色，那是我们的油漆得十分鲜艳的拖拉机。它在工作。马达轰隆隆地响着，赶走了田园的幽静。在它身后，掀起的泥土仿佛在

奔腾着，喧嚣着，散发着生命的气息。我几乎忍不住想要去搂抱这亲爱的土地，它属于我的祖国，要在它上面建设社会主义。

忽然又飞过来一点红色，停在夕阳的霞光和银色的旱芦苇之间。这是个农村小伙子，穿了件大红卫生衣，靠在自行车上，怔怔地望着拖拉机。老白大叔嫌牛走得慢，又舍不得动鞭子，正抱怨地不好：“瞧这地，净是石头，种了饱的，闹了瘪的。”小伙子听见了，转过头来一笑，说：“再过几年，不管啥地，都能种了瘪的，闹了饱的。”说完了话，骑上自行车，箭也似地向西射去，刹时间就融在那红光中了。我不觉也怔怔地望着他那着红衣的背影，我仿佛看见了表现着丰富收获的多彩的秋色，而且看见了明年、后年，以及多少年以后的更丰富更多彩的秋色。

若说，明年后年的收获，不只是仿佛看见，而是已在计划着、安排着。那是月夜，我在打谷场上守着，见一片寒光，十分清冷，田野村庄，都似乎浸在水里。因为月色无边无际，便生了无边无际的奇想，譬如骑了扫帚飞去之类。然而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并不是那天生就的粉红色的扫帚，而是堆积在场上的显得如此温柔的金色的谷子，还有那在月光下如此洁白润泽的花生，已是分出一部分来，留作籽种了。

香山红叶，契园白菊，秋色本来俯仰皆是，我却要谆谆叮嘱自己，若得十分秋色，还需辛苦耕耘。

载 1961 年第 12 期

散文随笔卷

窑洞风景

吴伯箫

住窑洞，越住越有感情。那种感情，该像“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吧，日子越长久，感情越深厚。不过有些不同，窑洞仿佛是人看了第一眼就感到亲切，住了第一天就感到舒适的。窑洞的好处是简单朴素，脚踏实地，开门见山。我不知道历史记载的“采椽不刮，茅茨不翦”的尧舜居处到底怎样，因为年代太远了，没有办法亲自去住住；若拿窑洞跟紫禁城里的宫殿相比，老实说，我喜欢窑洞。

窑洞跟房屋不同。房屋要从平地上盖起来，窑洞却是从崖壁上挖进去。我国的西北黄土高原，据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曾经是海底。厚厚的黄土层，是亿万年泥沙的沉淀和风积。黄土层经过日久久远的水土流失，冲刷得轻的成为无数深深浅浅的沟壑，冲刷得重的就是一道一道大大小小的峡谷。沟壑的积水成溪流，峡谷的积水成河道。溪流和河道两边，就自然形成坡、岗、山、岭。所以西北的山，往往是土山。土山底下也有石层。重重叠叠平整的水成岩，可以采来制成石板，用它当屋瓦，或者给小学生拿来写字、演算术。所以“清涧的石板”和“安定的炭”跟“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在陕北是齐名的。

山岭的上层总是黄土居多。从沟壑峡谷往上看，那土山土岭的陡坡悬崖，有时可以高到十丈百丈。可是在旁边望着是山是岭的地方，爬上陡坡悬崖也许会是一处方圆几十里的塬。溪流和河道两旁呢，水土继续流失，泥沙继续淤积，就又成为宽宽窄窄的坪坝。这上塬下坝，土地都很肥沃，多半适于种五谷，长庄稼。那饶薄的荒山秃岭，不便耕种的，就滋长野草榛莽，成为天然的牧场。

窑洞，就挖在这类山崖、沟畔，背山临水的地方。

譬如说，把向阳的一抹山坡，从半腰里竖着切齐，切到正面看好像一带土墙的时候，就用开隧道的办法从土墙挖进去，挖得像城门洞那样深浅，像一间屋那样大小，窑洞的雏形就成了。洞口一半垒窗台、安窗户，一半装门框、上门。门窗横过木上边的拱形部分，用窗棂结构成冰梅、盘肠、五角星、寿字不到头等种种图形，成为顶门窗。因此，窑洞虽然只有一面透光，南向、东向、西向的窑洞，太阳一样可以照得满窑通亮。晴朗的夜里，一样可以推窗纳月，欣赏李太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

农家住的窑洞，多半是靠窗盘炕，炕头起灶安锅。灶突从炕洞里沿着窑壁直通山顶。常见夕阳衔山的时候，一边是缕缕炊烟从山头袅袅上升，一边是群群牛羊从山上缓缓回圈。“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正好构成一幅静静的山野归牧图画。若是山高一点，炊烟缭绕，

建
大
的
日
记